

姚易非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文季叢書之二十六

文化生活出版社

PDG

人物表

尼古拉·塞爾該伊奇·伊須曼耶夫

仁慈的老人，五十九歲。

安娜·安得列耶夫娜·蘇米羅夫

他的妻子，五十二歲。

娜泰莎（娜特里亞·尼古拉夫娜）

他們的獨生女，二十一歲。

馬特雷約娜

他們的女傭人。

凡尼亞（伊凡·彼得羅維奇）

作家，二十五歲。他的好朋友。

尼鹿（愛里娜）

小孤女，十五歲。

彼得·亞歷山大羅維奇·華爾科夫斯基

奸險的親王，四十五歲。

亞歷沃沙（亞歷克舍·彼得羅維奇）

他的兒子，娜泰莎情人，二十

四歲。

馬美拉 娜泰莎和亞歷沃沙同居時的女傭人。

卡泰雅（卡特陸娜·費多羅夫娜·菲力馬諾夫） 伯爵夫人的繼女二十

歲。

馬斯波羅哀夫 凡尼亞的老同學，一個靠債弄別人秘密生活的傢伙。

亞歷山特拉·西梅約諾夫娜 和他同居在一起的情婦。

香麗的老人

序 幕

這是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彼得堡的一個離奇的悲劇。時間是在九月下旬，霧季還不會離開彼得堡的時候，大霧正籠罩着整個的城市。最近尼古拉·塞爾該伊奇·伊須曼耶夫家發生了一件極不愉快的事情，使全家都掉進悲哀苦惱的氛圍裏。兩年前，他爲了和華爾可夫斯基親王的官司，將全家搬到了彼得堡，由於他的近於愚癡的耿直，無法抵抗親王的好險陰謀，以致在官司上節節敗退了。最近外面又在散佈一種流言，說是他的女兒娜泰莎用了一種鄙卑的手段，騙取了年青親王的愛情，而尼古拉看透了年青親王的性格，在促進這個戀愛，這個流言深深地刺傷了他的自尊心，使他感到了可怕的侮辱與損害。

娜泰莎一個禮拜不會下樓來了，最近她彷彿神經失常，面色蒼白，長長的睫毛下面的大眼

睛裏，閃爍着熾熱的熱情的火燄，心裏像被一種看不見的痛苦啃噬着。今天她例外下樓到客廳來。客廳裏的陳設簡單而雅緻，後面是臨街的露台，太陽從窗裏透出紅暈，經過了通露台的落地窗，射進室內，將各種傢具也都塗上了一層淡紅色。右壁是正對花園的一排長窗，可以看見浴在霧色裏的花木，窗前有門通外面，左牆也有門通尼古拉的书房，後面有扶梯通娜泰莎的臥室，扶梯下面有一條甬道可通廚房和安娜·安得列耶夫娜·蘇米羅夫（娜泰莎的母親）的住處，室內很整齊地擺着鋼琴，壁櫃，壁爐，沙發，以及各種清雅而廉價的簡單的陳設。

娜泰莎穿着一身白色的睡衣，半倚着外面露台上的欄干，看起來格外神聖高潔，她今年二十一歲，好像在人生的道路上經歷了很多的變故，她的心在極度的矛盾中激烈地掙扎着，蒼白凹陷的雙頰，燒得焦灼的嘴唇，和閃射着熱意的眼睛，都表露出她內心的痛苦。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望着紅暈色的太陽，又看了看外面的街道，附近禮拜堂的鐘聲很清晰地傳過來，她轉過了身子，緩緩地走下露台，向室內很留戀似地瞥了一眼，於是坐在鋼琴面前，無聊地敲着鋼琴的鍵子。

甬道裏響着腳步的聲音，她驚覺地轉過了身子，她母親安娜·安得列耶夫娜出現在甬道的

一端，滿臉慈祥的皺紋，微胖的身軀，五十歲左右的年紀，她看見了自己的女兒，一絲笑意掠過她憂鬱的面孔，她加緊了脚步，娜泰莎也立起來了，兩人互相擁抱。

安娜

（輕撫着她女兒的頭髮，愛憐地）孩子，你好了麼？怎麼下樓來了？

娜泰莎

我本來就沒病，只是有點兒頭暈，現在早就好了。媽！你快活嗎？

安 我很快活。一禮拜來，我看看你神色不好，心裏老擔心你會生病，每天

都在禱告上帝保佑我的娜泰莎能夠健康。你看，彼得堡真悶人啊！

娜 （心煩）是的，彼得堡是真悶人；這滿天的火霧，太陽光都透不出來。（

霧像烟似地捲進了室內）

安 要不是爲了這場冤枉官司，我們一定還住在那個可愛的小村子裏，你還

記得你小時候在那片潮溼的森林裏和凡尼亞迷了路嗎？

娜 （回憶是最美麗的，她的面孔忽然開朗了）伊須曼耶夫是多麼美麗啊，那兒有輝

煌的陽光，綠的田野，神祕的森林，我和凡尼亞還一同在森林裏讀過一

亞爾芳梭達林達」(一篇童話——作者註)(她笑了)童年的生活是可愛而珍貴的，現在永遠也不會再來了。

安 凡尼亞也長大了，他是一個有名的著作家哩！可是著作家又有什麼用呢？他怕有三個禮拜不會來看我們了。

娜 多半他是忙着自己的工作或者害病了。(她不願意多提凡尼亞，提起了他，心裏就覺得苦惱，岔開他)爸爸還不會回來？

安 這兩天他很煩躁，官司的事務整天絆住他，沒工夫上樓來看你，他說上帝會永遠守在你身邊。

娜 爸爸也太苦了，官司還是那樣嗎？我看別再在律師身上化錢了。

安 (憤恨地)誰想得到高貴的親王會是這樣一個流氓，他要搶去我們最後的一片麵包皮，而且還……

不願提起另外的事

娜 還認賴我們在管理賣買樹木上侵佔一萬二千盧布？

安 是的，律師告訴我們，要是再找不到充分的證據，官司是沒有把握的。最近外面又起了很多流言，說是……

娜 (苦惱地) 媽，別說了！

安 你父親差不多給這種流言氣瘋了。他要求你永遠別再見亞歷沃沙，你答應嗎？

娜 媽，你從前不是挺喜歡他的嗎？

安 是的，他確實是個可愛的孩子：漂亮，溫柔，像一個女人，而且心地單純，永遠像小孩一般率直愉快，我的確很愛過他。可現在，你知道他父親怎樣在侮辱我們，他說我女兒要想做年青的親王夫人，在用各種鄙卑的手段，騙取亞歷沃沙的愛情；又說我們做父母的表面上裝做不知道，而背後却幫助這戀愛的發展。娜泰莎，你想你父親怎麼受得了？

娜 (痛苦地) 難道我真的這樣下賤嗎？真算是我騙取他的愛情嗎？(過份的委

屈使她哭起來了。)

安 (安慰她) 別傷心，我的好孩子，這都是親王造的謠言，上帝會懲罰他

的！誰不知道我的娜泰莎是一個好孩子呢！

娜 (嚙嚙) 可，我……我……

安 不要難過，以後我們不再看見他們就是了。外面早禱的鐘聲響過了，你準備上教堂去吧，上帝會賜福給你！你看，凡尼亞來了！

門開了，凡尼亞走進來。

凡尼亞名叫伊凡·彼得羅維奇，他今年二十五歲，從小在尼古拉·伊須曼耶夫家和娜泰莎共同長大，他有可敬愛的好性情，願意爲別人的事情而努力。他寄子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過多的同情，同時也對於侮辱與損害別人的人們作出了最憎恨的咀咒。伊須曼耶夫全家人都喜歡他，看到了他就像看到了冬天的太陽。可惜他太窮，他是一個作家，他不願意拋開了他的著作生涯，去另找事做，他整天將自己關在狹窄的屋子裏，將脆弱的身體交給

了一隻禿筆。他身體不太好，工作過度和營養不具在他蒼白的臉上留下了一道深刻！
跡。他的頭髮散亂着，戴着深度的近視眼鏡，穿着不很干淨的衣服走進來。

安（歡呼）凡尼亞，你怎樣長久不來看我們了，你病了嗎，你看你多殘忍

啊！

凡尼亞 近來我不大舒服。

安 上帝會賜給你健康的。娜泰莎三禮拜不會看見你了，她變得古怪了。今天她剛從樓上下來。

凡（走向娜泰莎，伸出手）娜泰莎，你好嗎？上帝祝福你！

娜（緊緊地握住它）上帝也會祝福你！

凡（逼視着她）你瘦多了！

娜（聲音裏充滿了愛憐）凡尼亞，你也瘦多了啊！

安 你坐呀！剛才我們正在談着你，凡尼亞，你還記得在伊須曼耶夫加的

活嗎？

凡 當然記得，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日子，不過現在我們都大了。

安 你是一個出名的著作家了，你還寫小說嗎？他們還爲了你的小說付給你很多錢嗎？

凡 寫小說並不完全爲了錢，其實我已經向他預支了，我是欠了我的出版人的債的。

安 可憐的凡尼亞，你的老脾氣是沒有改，（善意地笑）我們老早就想把娜泰莎給了你了，可是她不能跟着你餓肚子呀！

娜 媽，你別胡說了，那是孩子話。（她痛苦地低了頭）凡……！

凡 （也紅了臉，轉過身去）……！

安 別害臊了，三禮拜不看見他，你不是心裏難過嗎？

娜 （突然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安

（慌了）孩子，你怎麼啦！受了誰的委曲了，（撫摩她）別哭了，娜泰莎，我的好孩子！媽說錯了。

（大家都低了頭來，靜寂了一會兒。）

（門開了，尼古拉·塞爾該伊奇走進來。）

（尼古拉是一家之主，今年將近六十歲了，鬢髮與鬍鬚都斑白了，一副忠厚慈祥的臉相，說他侵吞了別人的錢財是誰也不會相信的。最近爲了他的官司，已經夠他難受的了，可是今天忽然又接到了一封親王給他兇惡的信，還是可怕的凌辱，使得老人渾身都發抖了。現在他拿着那封信，帶着被侮辱的神色走進來。）

尼古拉

（看見了凡尼亞，呆了一下，然後慈祥地笑了，面色也柔和了）唉，凡尼亞，你

沒有害病吧？真叫我們想苦了。（憐憫地）我對你太不好了，我應該

老早去看你的，可是總……

凡

我知道你很忙，你的官司怎麼了？

尼

（又鉤起了他的憤怒與懊喪）別提了，這個流氓！（恨恨地）你看！（他將手裏的

那封信郵給他。

凡（看信，面色都變了，娜泰莎激動地看着他）……「你先別高興，我要絕對禁止

我的兒子到你家裏來」……這是怎麼回事？這不是毫無根據的流言嗎？

尼 流言？哼，哼！這根本就是從親王口裏出來的流言。（咬着牙）我一定要和這下賤的無恥的流氓拚一拚！

娜（突然暈倒的樣子）！……

安（驚叫）娜泰莎，你怎麼啦？

娜（汗溼溼下）我——我沒有什麼，只是有點兒頭暈。

安 怕老毛病又犯了，凡尼亞，你陪可憐的娜泰莎上樓去歇會兒吧！

娜（掙扎起來）不，不用了，我自己會上樓去的！凡尼亞，你還是陪着爸爸

談談吧！（淒涼的笑）你看我這不是已經好了嗎？（很快地走上樓梯。）

安（自語）我們的孩子受了侮辱了，看她多可憐呀！

「尼古拉傷心地低下了頭。」

凡 記得兩年前，我還收到你們的一封信，說是華爾戈夫斯基親王把一座有九百個農奴的華西里耶夫斯基村莊交託給你們，請你們做他的管理人；後來又把他的年青親王送到你們家裏來，我還記得你說過親王完全信任你們的善心和大度，而且年青的亞歷沃沙給了你們全家最大的快樂，怎麼現在……！

尼 （痛心地下淚來囉嚕） 誰知道呢？誰知道呢？……

安 我們還替他買進另一份有四百農奴的田產，我們有什麼對不起他的，誰又會相信我們會侵吞他錢財呢？

尼 別多說了，凡尼亞，你替我上樓去看看可憐的娜泰莎，我知道她是需要你的！我也要休息一會兒了！上去吧，我的好孩子！（站起來，走向內室，

安娜去扶住他。）

安 看上帝的面上，跟我們一塊吃中飯吧！我要去叫馬特雷約娜收拾兩樣你喜歡吃的菜，千萬別拒絕我們罷！

【尼古拉走進內室，安娜由通廚房的甬道下。

【凡尼亞滿臉苦惱與哀憐的面色，開始走向樓梯，但是娜泰莎却下來了。

凡 （略感驚異）怎麼你又下來了？

娜 我頭裏亂哄哄的，睡不着覺，我想跟你談談。

凡 那麼上樓去罷！

娜 不，就在這兒，這兒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園。

凡 你還喜歡花？

娜 （點頭）唔。花是最美麗的，它就是我們的青春。（反問）你不喜歡嗎？

凡 （心不在焉地）喜歡。

【牛齣。

娜（望着窗外，緩緩地）凡尼亞，我的痛苦，你一定看出來了，我得要……

凡（疑慮）難道那……流言是真的嗎？

娜（用力咬着嘴唇，痛苦地點了點頭）……

凡（半晌，眼睛潤潤溼了，但是用力忍住不使眼淚掉下來）……

娜（乞憐地）你怪我嗎，凡尼亞？

凡我早就看出來了，但是……不……我不能相信：這是不可能的！

娜不，凡尼亞，這確實是那樣的！而且……而且我就要離開他們了！（低

語）我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樣……也不知道我自己會怎麼樣？

凡（臉色蒼白得可怕）你是到他那兒去嗎？娜泰莎，是嗎？

娜是的。

凡（驚叫）這是不可能的呀！娜泰莎我可憐的孩子！你不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嗎？（用力地揉着她的臂膀）這是發瘋啊，你會殺死你的父母，並且毀了你

自己呀！你明白嗎，娜泰莎？

娜（聲音里充滿了痛苦）我知道，但是我怎麼辦呢，我是沒有辦法呀！

凡（懇求地）回來吧！看上帝的份上回來吧，別等太晚了！

娜可是我……

凡（氣急地說下去）你不想一想嗎？娜泰莎，他的爸爸就是你爸爸的仇人

呀！那親王曾經侮辱過你爸爸，說你爸爸偷錢，而且你知道他們在打官司嗎？……還有……天哪！你看見剛才的情形嗎？要是你爸爸知道這些

流言變成真的時候，他會怎樣呢？羞愧、恥辱都是爲了你，他的女兒，他唯一的寶貝孩子呀！娜泰莎，你還在幹什麼呀！（仰面向天）上帝是仁

慈的，你能讓你的娜泰莎幹出這樣的事嗎？

娜（抓住他的手，低聲，心亂地）夠了，凡尼亞，別說下去吧！

凡（心沉下去了，兩手撫摩着她的手背）你真能那樣愛他嗎？